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本刊主编:姜锦铭 强晓玲
值班责编:刘梦妮 刘小草 李牧鸣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

电话:(010) 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 特约刊登
~ 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 ~



太行红色“信使”讲党课，让人听得泪流满面

56岁的崔韶光像一个“信使”，将共产党人的光辉事迹和感人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。记者跟随她讲课月余，没有一堂课上不见听众泪光

“为啥崔韶光的课能产生这样的效果？因为她真信、真做、用真情讲”

本报记者王学涛、徐伟

“太行山的每一块石头，都曾经生长过光荣……我深深地爱着我平凡的岗位。”血癌痊愈后，崔韶光在日记本里这样表白自己的工作。

崔韶光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第一代讲解员，现在是太行干部学院的特聘教师。56岁的她像一个“信使”，将共产党人的光辉事迹和感人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。

退休的“信使”：7天穿梭于6个省区市之间

4月23日，陕西延安。

午休后，崔韶光感到头疼乏力，从包里摸出药，放到嘴边，顿了顿又放下。想到下午还有3个小时的课，决定忍一忍。“还是不敢吃药喝水，怕瞌睡，怕上厕所。”

干脆利索地化妆、熨烫衣服、打理头发，半小时工夫，她又变得神采奕奕。

下午2点，崔韶光走进大会议室，给一家单位200名学员讲太行抗战。她的声音时而铿锵有力，时而哀婉低回。学员王溢几乎从头哭到尾。她沙哑着嗓音对记者说，自己有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听到那一代人为了民族独立，不是孩子失去父母，就是父母看着孩子牺牲，心里很难过，更加感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

三个小时10余次鼓掌，课程在一大束鲜花中画上句号。回住地的路上，崔韶光的手机响个不停，20余位学员加她微信。他们通过一条条留言，倾诉着感激、感动和感慨。学员谯思洋写道：“您讲得非常好，我们好多同事几度落泪，深受感染，今天有机会听您讲课，对党史有了更深的认识！”

难道这是常态？征得她同意后，记者往前翻，发现这样的留言还有很多——

“这是第4次听您讲八路军抗战史，我依然泪湿衣襟，向伟大的太行精神致敬，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！”

“您的课使这段历史在我眼前一一重现，让我重温入党初心！”

“一个用生命在讲述的阿姨，我们哭了一场，您哭了一生！很想拥抱你！”

自助晚餐很丰盛，崔韶光却没胃口，只打了一小碗汤面和一小碗稀粥。晚上10点多，记者和她在火车站候车，她终于从抗战的“血色”里走出，心情放松不少，从包里掏出零食吃起来。

记者不禁想起她这一周的行程：4月18日广州，19日山西武乡，20日广西百色，21日天津，22日河南郑州，23日陕西延安，24日山西武乡。7天穿梭于6个省区市之间，奔波在动车、火车、飞机、客车上。

想听她讲课的人越来越多，她不是在讲台上，就是在路上。一年冬至，崔韶光到江苏南京讲课。由于飞机晚点，她从早晨9点等到中午12点半。得知飞机无法起飞后，她又乘坐网约车赶到高铁站，眼看火车要开动，她拉着行李箱在站台上一路狂奔。到达南京时，已是半夜。

2021年3月，她讲课31天31场；4月，27天34场；5月，26天42场。听众有学生、农民、公务员、企事业单位职工等，一场最少20余人，最多5000余人。

“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误过大家的课。”她语气里透着坚定。

直扣人心：无一堂课不见听众泪光

课上，崔韶光倾诉着心里的爱与痛。

《为了谁》《五星红旗》《无言的寻求》……崔韶光讲完课，记者搭她的车去长治，车里回荡着她自己翻唱的红歌。记者正要问她为啥喜欢听



2021年4月9日，崔韶光在太原市一所小学给教师们上党课。

本报记者王学涛摄

自己唱的歌，扭头一看，她已满眼泪水。“情感需要出口，自己向自己倾诉。”她说。

30余年来，崔韶光坚持自己发掘、采访、整理，用故事讲述抗战史。故事里相关的人她见过，故事里的事她用心体会。最后，共产党人的信仰、青春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牺牲，通过她的讲解，冒着热气走进人心。

记者跟随她讲课月余，没有一堂课上不见听众泪光。

4月7日，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左权，是崔韶光浓墨重彩讲述的人。为把左权的故事讲到极致，崔韶光阅读了大量相关家书、祭文，并烂熟于心。她还一次次拜访左权女儿左太北，字里行间的情感走进现实，更加炽热。

“母亲：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，并要灭我之种，亡国灭种惨祸，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……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、共生死，不管敌人怎样进攻，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。”1937年12月3日，左权写给母亲。

“志兰：亲爱的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分离廿一个月了，何日相聚，念念念念。”1942年5月22日，左权写给妻子。

写完这封家书3天后，左权在山西辽县（现在的左权县）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。

聂荣臻在追悼会上痛声宣读了祭文：“我素以铁石心肠自诩，然而今天，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……太行山、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齐举拳头，向你宣誓：我们一定要报仇！”

左权牺牲7年后，母亲才知道儿子已为国捐躯。坚强的老人请人代笔撰文悼念：“吾儿抗日成仁，死得其所，不愧有志男儿。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，牺牲一身，有何足惜，吾儿有知，地下亦瞑目矣。”

“每一种情感都让人泪目，左权的形象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，很多情景跟再现了一样。”听众甄春艳红着眼睛说。

4月26日，太原五中阶梯教室。

大屏幕上，一张年轻帅气的黑白遗像展现着烈士叶成焕定格在24岁的生命。

1938年4月16日，长乐村战斗从清晨打到傍晚，八路军共歼敌2200余人，取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。然而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壮烈殉国。这员虎将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屡建战功。他在生命危急时刻，关切的仍是“队伍”。

半世纪后，一位老八路走进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厅，专门来看烈士英名录上有没有团长的名字。他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展板上叶成焕殉国的报道，潸然泪下。

“这场战斗800壮士血染长乐滩，团长24岁，营长多大？连长多大？排长多大？战士多大呢？他们都为谁而死呢？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，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对英雄的敬仰。”

崔韶光的话掷地有声，孩子们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落。

“青春芳华谁没有？但叶成焕的青春没有时间去体味亲情和爱情，而是献给了国家。我

们只有努力学习，将来才能回报他们。”高二学生白卓奇说。

4月29日，北京，中国金币总公司。

视频里，一位身患肺癌的老人躺在床上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，提起再没有回来的八路军父亲，她开口：“我怎么不想，早就想呢，想不起来了。”

这位老人等父亲回家等了80年。她是崔韶光一位朋友的母亲，60岁时，儿孙盖房，她不让拆院墙和大门，“怕爹回来找不到家”。80多岁时，她知道爹肯定回不来了，只想知道他牺牲在哪里。

“阿姨，他在关家垴，以后我守着他。”崔韶光安慰她。

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进行的一次有名的歼灭战。这场战斗到底牺牲了多少人一度困扰着崔韶光，直到一位老八路这样跟她讲：“这不是生死。泱泱大国备受欺凌，这一仗挺起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，你在，你会上去。”

讲到这里，坐在最后一排的“80后”柳柘不再打游戏，他关上手机，抬起头，专心听起来。“这么硬的仗，很震撼！”

“黄毛丫头”变成“八路军”

1988年9月3日，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在山西武乡开馆。

23岁的崔韶光穿上一身白色西装，戴上红领带，兴高采烈地参加活动。然而，老八路们却在哭。老八路戎伍胜拍着胸脯，催促着“快快快”。

担心戎伍胜站不稳摔倒，崔韶光上前搀扶，劝他不要太激动。戎伍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：“孩子，以后要好好宣传3个字‘不容易’。”

这是崔韶光走近八路军的开始。

其实，她身上就流淌着八路军的血液。父亲崔文斌1942年参军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战斗勇敢，多次立功。但爱美、爱唱、要强的崔韶光从小受母亲影响更大。

一张黑白照片上，一位女士身材高挑，身穿旗袍，梳着洋气的卷发，笑靥如花般看着前方。“这是我妈年轻时的照片，美吧？她从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，曾是一名律师，后来跟我爸回到武乡，在文史馆工作。”说起母亲，崔韶光一脸骄傲。

崔韶光也曾做过别的梦，但走上红色讲解之路仿佛是一件注定的事。

1985年，她参加完高考，分数上不了本科。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回武乡看望老区人民，为帮助老区发展，将10名学生送到山西师范大学进修，其中就包括崔韶光。

3年后，崔韶光学成归来，正赶上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建成开馆，就成了一名讲解员。时间久了，她心中积攒下不少疑问：

为什么他们吃不饱，枪也不是一人一支，还愿意参加八路军？为什么照片上的他们没

有一丝愁容？慢慢地，崔韶光对八路军产生兴趣，在了解的过程中，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——原来有信仰的人可以一往无前，无往而不胜。

1995年夏，老八路林桂森来到纪念馆，在纪念馆序幕厅里，一边哭一边讲：“就是因为一把玉米面，彭总骂了娘。”

“他说‘别人碗里没有玉米面，我的碗里怎么会有，有那么一个人帮助我搞落后’。当时炊事员站在门槛上，头都抬不起来。”林桂森一辈子都记得彭德怀的一句话，“共产党给我就一个特权，那就是吃苦”。林桂森喝了榆树叶子汤饿得不行，就爬到树上摘榆钱，彭总发现后，站在树下骂他，最后一口都没有吃上。

从林桂森的泪水里，崔韶光理解了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。

一次，老八路程荣耀由妻子搀着，戴着墨镜，拄着拐杖走进展厅。他听得特别认真，还不断跟崔韶光交流。讲解结束后，他号啕大哭。

“他到底为什么哭不知道，是想起倒下的战友，还是心里有痛？”崔韶光非常难过。

那时候她与老八路们保持着联系，每到过年就给他们邮寄贺年卡。看着老八路一天天变老，她心里很急，便有了做访谈的念头。

1996年，崔韶光向朋友借钱，坐上大巴去了北京，一次采访了十余位老八路。

在李雪峰家，秘书说只能采访20分钟，结果李雪峰给崔韶光讲了两个半小时。他称崔韶光“小太行”，还让保姆包饺子、炖排骨、烙饼招待她。采访完，李雪峰的夫人非要给崔韶光钱，她坚决不要，老人说：“那你搬来住，我们以前都在老家住，你来了北京住外面？”崔韶光坚持不去打扰他们，夫妻俩把她送出门，看着他们被风吹乱的白发，崔韶光忍不住流泪。

她当时想：“假如没有这一代人的付出，我们不会有这么幸福的生活，而他们一辈子就是穿着布鞋。”

在李德生家，崔韶光请他讲最难忘的一次战斗。他轻轻问“你去过关家垴吗？”之后沉默，随后泣不成声。他说，自己增援上去的时候，山坡上铺满了八路军的遗体。“那时我当讲解员8年了，仍然很震惊。”

这次北京之行，她带回老八路赠给纪念馆的文物，有书、缴获的日军毛毯、老八路纪念卡等。

“当你看到老八路讲述他们的战友，那么多优秀的人用命去换民族独立时，你能无动于衷？刚开始我觉得当讲解员只是一个饭碗，但时间久了，我觉得这份工作凭的是良心，最起码的良心。”崔韶光觉得，自己渐渐变成了一个“八路军”。她的讲解也越来越有血有肉。讲一次，哭一次，痛一次。

带着“临终嘱托”播撒红色种子

2003年，崔韶光被确诊为血癌，晚期。

生病后，社会各界非常关心，捐款约15万元，甚至有观众用烟盒包着钱留在纪念馆。大剂量的化疗让她痛不欲生，在快坚持不下去时，一个陌生而温暖的电话打到医院，给了她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：“韶光，你上次晕倒，就是为我们讲解。你住院了？你可得坚强啊，我们都爱着你，等你回来。”

在观众们的鼓励下，一个存活率仅10%的血癌晚期病人，经过骨髓移植，奇迹般康复。

“我讲了一个大爱的故事，前輩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国家。而观众的爱又给了我‘第二次生命’，我要好好活着，用讲解去传承革命精神。”崔韶光说。

出院刚10天，崔韶光穿上讲解服，戴上假发，拿起讲解棍，重返岗位。

2004年8月，崔韶光离开八路军太行纪念馆，调到长治市工作。这时，她收到老八路陈晓寄来的一封信，里面有34张卡片，是战友陈启照临终前托付给他的。

“他明知道自己离开了纪念馆，还把这些卡片寄给我。我明白，他这是在做临终的托付，希望我继续讲八路军的故事。”崔韶光说，炮火连天的岁月，他们制作了这么精美的卡片，因为他们有信仰，相信抗战一定能胜利，能建立新中国。

记者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一张张卡片，上面有漫画、钢笔画、刺绣、剪纸、战利品、米票、粮票、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证书等，有的还贴着袖珍人头像，小巧精美。

透过这些卡片，可以窥见当时的艰苦岁月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互相鼓励、坚定信仰是这叠卡片的核心主题——

“人生本来是聚散无常的，尤其是在这革命浪潮的尖端，下次见面在哪儿，海角？山巅？那可不定，定的是：在一个同一的革命阵营里面。”

“你是不怕困难，不怕挫折与失败的，努力吧，再接再厉，不屈不挠地为你的光明伟大的理想的实现而奋斗吧，我们一定会在自由幸福快乐的新中国的路上欢聚的！”

“国土一天不收复，一天不要解除我们的武装。”

“用你的笔触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。”

“只有坚决抗战到底，中华民族才有出路！”

一句句满怀鼓励的话看得人热血沸腾。

从此，崔韶光带着卡片，从“阵地讲解”转为“报告讲解”。八路军的故事跟着她一起走进学校、机关、工厂、企业、部队、村委会等。

“其实，每年都在讲，从来没有断过。”崔韶光说。

和崔韶光一起参加志愿活动的杨志对此深有体会，他们都是长治市大学生创业创新促进会的志愿者。一次，到福建出差，在晚上的欢迎会上，别人表演才艺，崔韶光却讲起了八路军在太行山抗战的故事。

“本来挺嗨的，结果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全场鸦雀无声，大家眼里都泛起了泪花。”杨志回忆。

2017年，太行干部学院挂牌开学，崔韶光来到学院。在这里，她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，还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，受邀到省外讲课。目前，她已经把八路军的故事带到新疆、辽宁、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江苏、广西等十余个省区市。

不停追寻“独家记忆”